



多年前有个俄国的无神论的学者。一天，他在某大会场向人们讲上帝绝对不可能存在。当听众感觉他言之有理时，他便高声向上帝挑战说：

“上帝，假如你果真有灵，请你下来，在这广大的群众面前把我杀死，我们便相信你是存在的了！”他故意静静地等候了几分钟，当然上帝没有下来杀死他。他便左顾右盼地向听众说：“你们都看见了，上帝根本不存在！”

怎知有一位妇人，头上裹着一条盘巾，站起来对他说：

“先生，你的理论很高明，你是个饱学之士。我只是一个农村妇人，不能向你反驳，只想请你回答我心中的一个问题：我信奉耶稣多年以来，心中有了主的救恩，十分快乐；我更爱读《圣经》，越读越有味，我心中充满耶稣给我的安慰；因为信奉耶稣，人生有了最大的快乐。请问：假如我死时发现上帝根本不存在，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圣经全不可靠，我这一辈子信奉耶稣，损失了什么？”

无神论学者想了好一会儿，全场寂静无声，听众也很不同意农村妇人的推理，连学者也惊叹好单纯的逻辑，他低声回答：“女士，我想你一点儿损失也没有。”

农村妇人又向学者说道：“谢谢你这样好的回答。”



我心中还有一个问题：当你死的时候，假如你发现果真有上帝，圣经是千真万确，耶稣果然是神的儿子，也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我想请问，你损失了什么？”学者想了许久，竟无言以对。

【评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信神和不信神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争论也只是局限在世界观的范畴。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无神论”很不幸的被某党独裁政权利用了，把本属于世界观的分歧，演变成了残酷的信仰灭绝。该党倾举国之力对信神者进行迫害，令全球侧目。

换个角度思考，中国某党用来进行思想控制的无神论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科技的进步了吗？没有，科学无禁区，可在中共的科学里就有禁区，超出它政治上（而非客观真理上）认可的范围就不能涉及，这不是在阻碍科学的自由发展吗？在“有神论”普及的西方，科技远远领先于中国。

无神论带来道德的升华了吗？没有。恰恰相反，没有了对神的信仰，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下滑到了可怕的地步。近年来接连出现的毒米毒油毒茶毒奶粉，早已超过“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这个传统的道德禁忌了。无神论人民带来生活的安康了吗？没有。没有诚信的社会，没有精神的寄托，没有超越世俗的信仰的力量，人生不会有持久的充实与幸福。

马克思主义者有两大预言，一是资本主义的灭亡，二是有神论宗教的消失。可是，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相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却走向了末日；同样，宗教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包括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却拥有广泛的信众。这些，难道不值得“无神论”者们去科学地思考吗？◇

明慧週報

佳木斯地方版(第一期)2005年4月1日

加资深议员致信胡锦涛 要求释放郭律师



【明慧网 2005 年 3 月 31 日】(明慧记者温哥华报导)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外交部前亚太司司长大卫·克尔格近日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请求采取措施立即释放因替法轮功学员辩护而在上海被捕的郭国汀律师。

大卫·克尔格在信中说，郭律师因为捍卫正义和基本的人权，从而失去了人身自由以及从事律师工作的权利。这无疑已经违反了国际准则。郭先生只是履行作为律师的基本职责，去实践本应受到中国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的权利，他不应该受到处罚。

信中说，郭律师身处目前的困境是因为他受理了法轮功学员瞿延来的案子。在加拿大，我个人曾接触过很多法轮功学员，发现他们是一个非常平和的团体。他们所倡导的“真、善、忍”的理念不仅使他们自身受益，对加拿大社会也是有益的。

信中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残酷迫害及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权利根本不能得到法律保障的事实，让人感到深深的不安。在那样的环境下，郭律师敢于受理这样的案子，他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也因此他的事情被海外的媒体广为报道。

信克尔格最后说，我请求胡锦涛作为一国之首，尽快采取行动，立即释放郭国汀律师，归还他的律师执照和所有属于他的物品。◇

一句话新闻

※据明慧网统计，从1999年7月20日到05年4月1日，已证实至少有1633名法轮功学员因不愿放弃修炼而被迫害致死。

※自2004年11月底「九评共产党」发表，迄今已有超过66万人上网发表退党退团退队声明。「三退」声明还出现在吉林、大连等地街头公告栏与机关走廊。3月29日晚8:30，山东济南的电视插播了「九评」电视片，号召有良知的党员尽快退党。



※据05年3月25日的《科学》杂志报导，天文学家在银河系中心区域新发现一些非同寻常的目标，包括在可见光和X射线波段观察不到、跨度达数光年的两个「暗加速器」。把天文学推到了一个新所未知的领域，给银河系开了一个新天窗。

※美国科学家3月23日宣布通过探测围绕类太阳运行的行星所发出的光线，人类首次得到太阳系外行星存在的直接证据。◇

九 死 一 生

感谢恩人法轮功

北京女律师倪玉兰因帮助被拆迁居民，被毒打致残拘留判刑。她说在狱中一年能大难不死，全赖善良的法轮功弟子的照顾。以下摘自她2005年3月28日的感谢信录音：

我与法轮功学员们分别已有两年了。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那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们。是她们在我蒙冤受难的日子里，日夜守护、细心照顾，使我重获新生。她们的仁义道德，构筑了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和关爱，我和她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2002年4月27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日子。我在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四条55号非法强制拆迁现场外拍照，新街口派出所所长谢立国带了几个警察将我非法抓进新街口派出所，用绳子将我五花大绑，然后



图：北京女律师倪玉兰

对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他们将我殴打得遍体鳞伤。为了掩盖罪行，他们将我抬进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藏匿，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在看守所里，我荣幸的认识了很多人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修炼者。她们来自全国各地，是一个以修炼身心为目的的群众团体，信奉真、善、忍，她们待人有礼貌，说话和气。由于她们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经常受到毫无人性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我多次看到警察残酷毒打她们，同时还唆使那些为了利益而抛弃基本人性的犯人毒打她们，手段非常残忍。她们多数以绝食的方式抗议非法关押，为了不牵连亲朋好友，不肯透露真实姓名和住地，平时以代号相称。

我和法轮功学员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伤势严重，疼痛难忍，是她们无微不至轮流照顾我的生活，夜夜守候。多少个夜晚，我生命垂危，是她们请来狱医为我救治的，然后喂水、喂药。遇上毫无人性的狱医，又要被骂成多管闲事。因为狱医要迎合上级领导的意图，就是要让我活不成、要我死不了，活受罪。

正直的法轮功学员没有被邪恶征服，反而向我倾送全部的关爱。当今社会是不能缺少法轮功善良的仁义道德品质的。获释后，我多方寻找曾经帮助我渡过难关的法轮功学员们，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每当我架着双拐到路边去遛弯儿，就有很多人关心的问我：“你是怎么受的伤？”“新街口派出所所长谢立国唆使多名警察，施酷刑将我毒打致残。”

他们又问：“这么重的伤，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我自豪地告诉他们说：

“全靠那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们。”

我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我得到了法轮功学员的真挚友谊，法轮功对我的恩情我终身难忘。衷心地感谢李洪志先生培养出来这么多优秀、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九死一生，感谢恩人法轮功。◇



佳木斯恶警陈万友勒索钱财

佳木斯恶警陈万友两次勒索大法弟子景玉华钱财，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次是在2003年4月初，陈万友到景玉华妹妹家去绑架景玉华，没有找到她却抄了其妹妹的家。翻出了几份材料和一本书，将景玉华的妹妹、妹夫带到公安局恐吓，让他们将景玉华交出来，否则拘留。其妹妹拒绝，陈万友就又恐吓说交2000元钱否则拘留。就这样陈万友勒索景玉华妹妹2000元钱。（没有任何手续）

2004年12月，景玉华因讲真象被绑架。在劳教所身体出现严重疾病，劳教所向陈万友反映情况，要求退出劳教。陈万友就此向景玉华丈夫勒索，张口就是一万元。景玉华的丈夫说如果人死里面我就跟你没完，后来降到五千元，通过找人又降到叁仟元。共计两次被勒索五千元。（没有任何手续）

恶警 陈万友：0454-8223093

佳木斯劳教所暴行：毒打、电刑、强行抽血

【明慧网】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因拒签所谓“帮教协议”，于2005年3月2日再次被该劳教所恶警暴力残害。

3月2日上午，恶警先是搜身法轮功学员查有无“经文”，接下来逼法轮功学员坐小凳（一种酷刑），队长于文彬命令强制签字，王欣等五名恶警手持电棍、橡皮棍，胁迫法轮功学员在“帮教协议”上签字，不签的就用电棍一顿殴打，打手们用拳脚毒打法轮功学员，用电棍电，并强迫在“帮教协议”上按手印。

法轮功学员李淑梅被毒打后，头不能抬起，半个身体不敢动，只能躺在冰冷的地上；被超期关押的于春梅被毒打，嘴被男恶警电的惨不忍睹；学员包丽霞脸被打变形，嘴被电的直吐血沫；高翠兰被打得眼眶青肿，脖子已被电得不能抬头，恶警队长刘亚东还对她拳打脚踢；学员苏艳华被迫害后还被恶警扣在束缚椅上进一步摧残；学员闫喜华被恶警刘亚东用警棍猛击后背，造成内伤，胸腔疼痛难忍，不敢咳嗽；法轮功学员王鹤被背铐后，恶警用一尺多长约3万伏的电棍电击其颈部，手足处；学员王起被用电棍持续电击头部导致昏迷，醒后两次抽搐，头痛，脸部浮肿，现下肢无力不能行走。

被打的还有法轮功学员王秀云、孙雪莲、庄淑清、陈平、李春青等人。很多法轮功学员都被打得胳膊青紫，行走不便。

之后，恶警还逼迫法轮功学员坐在有三个螺丝钉的小凳上，从早6点多一直坐到晚7点，逼迫大法弟子看谎言、恶毒诽谤录像，还派普犯等监视法轮功学员，不允许法轮功学员闭眼睛、低头，在旁边不停地叫喊。普犯在恶警的授意下任意污辱法轮功学员，尽施卑鄙手段。

3月9日下午，劳教所医务人员要给法轮功学员抽血，声称是化验乙肝。当时未提前通知不吃饭。在不知真正化验目的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不同意验血。恶警强行抽血。法轮功学员马汝隽被恶警队长王欣硬拉出去扣在铁椅子上强行抽血。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已被“大背铐”酷刑折磨的身体极弱，王玉红在“大背铐”酷刑下导致左手伤残，王英霞右手在“大背铐”酷刑下导致伤残，佟丽、包丽霞一只脚伤残，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毒打、“大背铐”致胸腔疼痛，有的门牙被打掉，有的双目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劳教所还要强行抽血，有的法轮功学员被从胳膊上一点一点挤出挤血，也达不到恶警要求的数量。这不是人间地狱是什么？◇